



這一代尋找什麼？

梁潔芬

大概在半年前，在中國青年當中，如火如荼地傳誦着一封北京女工潘曉的公開信，繼而爭相討論有關人生意義、怎樣看人生、我為什麼生在世上等問題。潘曉這封信在官方青年雜誌上發表，她帶着一顆破碎的心，用沉鬱的語調傾訴——「我今年廿三歲，應該說才剛剛開始走向生活，可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，我似乎走到了它的盡頭……我走過來的路，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歷程，一段由希望到失望、絕望的路程……」。

她從小時候就胸懷大意，持守着「人活着，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；人活着，就應該有一個崇高的信念，當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，就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」的生活態度。但這棵由慷慨的胸懷、沸騰的熱血孕育而成社會主義革命理想的幼苗，與無情的現實接觸之後，不單只窒息不長，而且馬上化為極度尖銳的矛盾；書本所記載的，老師所教導的，與她所身受的及所眼見的，剛好是極端的相反。她親身經歷，文革被抄家時大好家庭無端被拆得支離破碎，家人變成冷酷無情的悲劇；在友誼上，她遭知心好友的出賣；在愛情上，她的愛人在粉碎四人幫後翻身，而學上王魁的薄倖。她帶着悲憤、煩燥的心情從各方面去探

索人生的問題，以忍不住幾近爆炸的情緒問道：「人生啊！你真正露出了醜惡，猙獰的面目，你向我展開的奧秘難道就是這樣？」縱然她去翻書本，去請教有經驗的長者，可是所得到的那套革命理想，都是不足信的老東西；偷偷到天主堂望彌撒及萌削髮出家之念，都解不了她的矛盾、痛苦和混亂。但她仍不甘渾噩吃喝以終此生。所以在工作崗位上，有曲高和寡之嘆，以及孤芳自賞之感；她更不明何以人生在世吃喝玩樂完後，就帶着一副皮囊而離去？難道這就是人生的意義？

潘曉這一連串的問題，也打進中國其他青年人的心；至少很多青年覺得，這是近十多年來，首先真正討論到自己心中積壓着的問題的時候到了。難怪他們覺得，潘曉在信中伸訴的境遇，不只在心中泛起輕輕的漣漪，而且像洶湧的波濤在心湖上翻起，那雷霆萬鈞的衝擊力，振盪了六億三千萬中國青年人的心弦，引起廣泛的共鳴；接着，他們熱烈而踏實地從生活的際遇和經驗的角度，去討論人生的意義。雜誌社在短短的三箇月中，收到四萬多封回信，以至擴大篇幅一連幾期刊登精彩的以及意見不同的來信，使青年讀者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人生問題。「人民日報」及其他地方性的報刊也熱烈地響應參加討論，中央黨書記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也注意到這事，很關心地親自到「中國青年」雜誌社編輯部接見有關工作人員，詢問有關這場討論的進展情況。

在刊登的信件中，有不少青年在討論之餘，也寫出自己淒慘的遭遇，他們中一個寫道：「我在多災多難的生活道路上曾碰得頭破血流。我的心似乎早已麻木了……這顆心，已失去它稚氣的光澤，『青春』之類的咏嘆已很難激起它的共鳴。但你的信使它震顫了，使它劇烈地搏動了，它再也不能恪守它的沉默了！」他們對自身苦難的描述，同潘曉的大同小異。所不同的，只是工作單位、學問水平、出身背境等。大家都是在同一的苦路上走，接受同樣的「痛苦的洗禮」。他們小時候，長在與伊甸園無異的樂園中；長大後經過比死亡更尖銳、更痛苦的文化革命帶來的浩劫。這一切過去後，雖然他們依着常規作息，但總是對現實不滿，他們焦心如焚地問：「如果沒有像復活般美的將來，我們要變成怎樣呢？」也許我們可以運用「依撒意亞五十三章二至四節」描摹苦難中的基督的句語，去形容這年紀輕輕的一群為「乾地中的根苗；他沒有俊美，也沒有華麗……也沒有儀容可使我們戀慕。他受盡了侮辱，被人遺棄；他真是個苦人兒，熟悉病苦，他好像一個人們掩面不顧的人，他受盡了侮辱，因而我們都以他不算什麼。」他們一步一步地從寬路走進窄路時，他們正問：「窄路的盡頭是什麼？」如果苦盡甘來，灰暗墳墓是

復活的前奏，窄路就是邁向康壯坦途的開端、新天新地之肇始，那麼，他們渴望已久的新生活是否真的擺在目前呢？這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。在潘曉的第二封公開信裡，她除了感謝數以萬計同時代人的關注和聲援外，還坦白地表示「潘曉不會滿足於做潘曉，她品嚐『舊生活』的苦酒，也聽聽『新生活』的召喚，潘曉還會睜着冷靜、深沉的眼睛求索明天……縱然潘曉被週圍人的鼓舞而堅強起來，但是她仍不滿現況。」

討論作為一種形式，總有一天會結束，而強者心靈的追索，却永遠不會停息。以潘曉為首的強頑青年聲言，將繼續他們追索的旅程。我們能盡什麼力量輔導他們，使他們清楚地體悟那項經已孕育在他們心內的死而復活的真理？從基督信仰的角度去看，唯有經過基督，與基督一起經過死亡，才可以和基督一起在新天地裡復活。這群生活在無神社會主義的範疇和意識裡的青年，也和我們一樣地等待新天地，他們可以體悟基督嗎？不可能嗎？抑或我們未盡所能，甚至使他們對心中的基督關閉、拒絕？

中央黨書記胡喬木向他們表示關懷，同時藉「中國青年」雜誌發表引導青年思想的方法，他說：「如果人們的處境比較暗淡，我們通常就沒有權利叫他們非按着快樂的調子唱歌不可。他們嘆息了，或是發出錯誤的牢騷，我們不應該惱怒，也不應置之不理。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，而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的所在。」這番話確實很有見地，提醒我們要以同情的心去聆聽，可惜尚未說明循什麼途徑、用什麼具體方法去找到人生的完滿答案。中國現社會正存在着「信任危機」或「信仰危機」，這一代不滿足於現存的制度和四化的美景，所以提出有關人生意義的問題。這種探索和企望，已使我們相信，基督死而復活的喜訊已在他們身上顯露端倪。但這喜訊循着什麼途徑，才能完滿地體現在這群懷着如大早望雲霓心情的中國青年身上，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非常關心的問題，也是一項非常值得探究的工作。「鼎」這份刊物之發行，其目的是引發本港神職界人士及教友對「基督信仰與當代中國」問題的關注。我們今次特別介紹了目前中國青年正爭相討論的人生意義問題。希望這篇文章能收拋磚引玉之效，成為基督喜訊傳於大地中華的交流點，引起一般關注和行動的潮流，流向故土神州。